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風雅翼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風雅翼卷五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五

晉詩三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為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大尉長沙公侃之曽孫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觧歸

州名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隆安中為鎮軍參軍義熙元年遷建威參軍未幾求為彭澤令在縣八十餘日因郡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乃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暨入宋終身不仕顔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世因號靖節先生

停雲 四言四章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

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比也靄靄盛貌停者凝而不散之意八表猶言八方伊惟也寄止託也撫慰搔抓也　此蓋元熙禪晉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雲時雨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徽澤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下皆屬於宋

而晉臣無可仕之道矣我則靜止東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人搔首佇望而不歸耶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叶古紅反有酒有酒閑飲東牕叶音忽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比也高平曰陸　此承上章反覆言之平陸成江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舟車靡從即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如字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比也東園喻宋都據其在潯陽之東而言用猶為也

此言歷事新朝之人亦猶東園再榮之樹競為新好姿容以招誘余情使之出仕然余又聞日月于征之言亦知時不可留但平生素抱有非若人所能知者惜乎不得促席與之剖說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容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從容和鳴而相親以興仕塗

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友而不顧返也且他人之茍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親厚故於此實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至此乃決然知其不復來歸則是願言不獲而中心為之抱恨此可見靖節之於親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榮木 四言四章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如字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賦也采采榮鮮貌喪凋落也顦顇形容衰瘠之貌孔甚也而語詞　此靖節自勵之詩言榮木結根有托尚朝華而夕衰人生本無根蔕如寄世耳幾何而不至於顦顇乎言念及此則中心為之悵然矣

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此芮反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賦也物易斷者謂之脆道者日用當行之理所謂中庸是也善者為德之實所當擇而行者也　此承上章言木之榮謝則係乎時人之貞脆實由於已能養之以福則貞固可久不能保養以取禍則脆而易折且禍福無門莫不自已求之者惟依乎道則心常中正敦乎善則德益加厚此乃所以自求福也舍是復何為哉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

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内疚

賦也固執滯也業即上章依道敦善之事志記也富猶甚也　此章謙言才質不美年既往而業不增惟當志彼不舍晝夜之語而自強不息今乃安此自怠而日甚焉則我之懷矣安得不驚惕而病于心乎或曰志當作忘

先師遺訓余豈云之一作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

賦而比也先師孔子也脂以脂膏塗其車軸使滑澤也　此承上章内疚之言因不墜先聖遺訓而勵志奮力求必至焉而後已故以脂車策馬不憚千里為喻識者以靖節為造道豈非力行不已之功歟

九日閑居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

淒暄風息氣澈（直列反）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去聲）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謡緬焉起深情棲遟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而比也依辰至謂日與月之數皆九也澈澄祛却制御也頹齡衰年也本草謂菊能輕身延年傾去之意也時運傾李公煥謂指易代之事爵罍皆酒器謡歌緬遠也　此靖節因時詠懷以自遣之詩首謂人之

生年雖短而意慮常多惟樂久存於世是以愛此重九之名者通人情而言之也次言天象改觀時物存替者以喻世代之變革晉亡而宋日盛也且欲為今日之樂惟當酌酒以消憂滄菊以引年如何使我空視時運之傾而有壘爵虛罍之耻其意蓋謂爵資於罍罍虛則爵生塵以喻士資養於朝廷今晉既傾覆則士遭困窮能不為之耻乎寒華徒榮亦以自況其固守之意夫時既若此我則斂襟閒謡緬焉深想而

於棲遲自娛獨善其身是豈無成也哉此可見其不為貧窶動心而能自樂者矣

歸田園居三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叶輸旃反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之下按靖節年譜太元十八年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有九正合飲酒詩投來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誤矣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叶經天反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音愛遠人村依

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戸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叶何堅反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賦也適者往入於彼而能諧之謂韻亦音諧之名塵網喻仕塗曖曖遠見不明之貌樊吴材老韻補云縶不行也一云藩也　此詩蓋靖節彭澤退歸後所作故於首篇言誤落塵網已踰十年常如鳥戀舊林魚思故淵今乃歸休田野而其景趣幽遠閒靜如此正猶久在樊籠而復得返自然也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去聲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一作道一作士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賦而比也輪車輪鞅馬鞅也墟曲墟里中曲折處也莽草深貌　此篇言野外事簡人靜絕無塵慮唯與隣曲往來共談桑麻之長而已然我之生理有成而志願已遂但恐天時變草霜霰凋傷而零落同於草

莽耳蓋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於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侵晨理荒穢帶月荷上去二聲鉏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賦也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乃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願無違如此足矣

此與後篇西田穫稻詩意實相表裏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音朔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獘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隣曲時時來抗言談在一作住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賦也南村眉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公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柴桑素心恬靜寡欲之謂數晨夕言相見之頻也抗不相下也說具下篇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平聲)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吾不欺

賦也披衣謂起而相尋也不勝言樂此無窮盡也

按本集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蓋自隆安庚子始作鎮軍參軍至義熙乙巳還歸正及六載逮戊申歲六月遇火遂遷是居此義熙四年也言移居南村本欲得隣曲素心之人日相往來論文析

理酌酒笑言樂之終身而不舍去且素願易足不必充廣唯衣食所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此與世俗懐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語矣

和劉柴桑

柴桑縣名今江州之德化縣也彭城劉遺民甞作柴桑令後遁跡匡廬與靖節及周續之號潯陽三隱

山人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平聲）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賦也索居言獨居蕭索也禮記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久矣西廬指上京之舊居治葺應當也田三歲曰畬谷風東風也淒薄猶言料峭寒意也劬疲勞也弱女

趙山泉曰此特諧謔以喻酒之醨薄也栖栖猶皇皇翳如謂泯滅也　遺民隱居廬山日與靖節相往復即所謂素心人欣賞奇文者也此詩因和遺民而作故言久欲深隱山澤但為爾等親舊之故未忍離去乃今春月將有事於西疇輒還舊居雖曰荒廢之餘然其茅茨既葺新畬當理亦有濁酒自足慰吾飢劬之情而於栖栖世中之事日相疎遠矣且耕織所獲但取稱吾用耳過此復何所須蓋人生既沒之後身

與名且不得存況外物乎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直呂反）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吹我襟息交游閒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遥遥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賦也中夏夏中也一云中與仲同貯停積也息交謂

甃止朋友之往來也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滋蓄也儲令言至今有餘積也過足謂不知止者華簪貴者所珥　此詩雖因和人而直寫己懷但據見在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是則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遥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跡其意遠矣

贈羊長史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命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賢
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作爾）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
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盧谷反）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音世）患貧賤有交娛
清謡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賦也三季三代之末黄虞黄帝虞舜也中都猶言中
州關河張儀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是也九

域九州之界限已一謂是時燕秦已平合而為一也
商山在商州上路縣綺角四皓名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甪里先生今止稱二名省文也四皓避秦共入商
洛山作歌曰漠漠髙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
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髙蓋其憂甚大富貴之
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貰貸結繫也　義熙十三年
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
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靖節

作此詩贈之其意蓋謂平生慨念古昔達觀世故素有慕於四皓之風節矣今天下喪亂將有易代之禍思欲與之同遊而不可得是以因松齡使次商山使特為我謝之也然商山之歌尚結於我之心而商山之人則已乘世運而遠逝遂使我襟懷擁塞言雖盡而意不舒也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

顔歛光潤白髮一已繁叶汾沿反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没西山叶輸旃反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旬緣反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報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撫己有深懐履運增慨然

賦而比也騣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此盖借以喻乘輿之駕馬也旅通作膂愆失也書秦誓穆公曰旅力既愆此

言未悉未詳矧況也酟一宿酒也　按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此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者舊之人莫不相為悲悽而其乘馬亦有悲泉懸車之感且謂明旦已非今日予復何言其意深矣中謂長風夕起寒雲沒山猛氣嚴而飛鳥還者以喻宋公陰謀弒逆之暴而能使人駭散也篇末又言窮通死生皆不足慮但撫我殊懷而踐此末運能不慨然

而增憤激也東澗湯漢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亦可以悲其志也矣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鎮軍未詳何人曲阿晉縣名屬毘陵郡今其地分屬鎮江府丹陽金壇等縣此詩按本集篇次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然或先後

不倫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舊次不復更定

云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去聲常晏如

時來苟冥文選作宜非是會宛轡集作變誤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園田疎渺渺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降

一作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

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

班生廬

賦也屢空數至匱乏也晏如謂不以貧乏累心而安然也冥會不求自至之意宛曲順貌箄簡箄也紆縈也化謂造化班生廬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　靖節以親老家貧不得已而仕因經曲河之遠故作是詩言自少寄心於事為之外唯以琴書自娛不為貧窶所累今時苟冥會且宜宛轡亨衢蹔為一出夫何涉歷遠塗所見頓異不免歸思之紆而俯仰之際愧魚鳥之不若也然我真想在襟

豈爲形跡所拘聊且順時而往終當歸隱焉爾

癸卯歲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忘集作志長勤秉來歡時務解顔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去聲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賦也轉猶愈也忘長勤者樂於耕作不覺其勤也解顔歡笑也懷新猶言欣榮問津謂孔子葢以己比長

沮桀溺也　古人處畎畆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乃以懷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而不憂貧而我瞻望逺不易及者葢猶有飢餒之累不免務為農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貧也復何有哉觀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氣象悠然有非言語可得

而形容者矣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西田即西廬之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叶都方反）孰云（集作是非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叶於虔反）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叶居真反）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旬緣反）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叶胡干反）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叶那泓反）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叶經天反）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顔（叶槐堅反）遥遥沮溺心千

載乃相關叶圭玄反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叶它涓反

賦也歸趣也端事之首也肆縱也盥滌手濯濯足也

此言蠶桑以為衣耕稼以為食固亦人道所當為者誰謂都無所營而以求自安耶故下文歷叙春種秋穫田家艱苦之事且又言四體雖疲庶無它禍相及而於作勞之暇盥濯休息斗酒勸飲此與沮溺之心千載相關非常人所能識者故但長願如此則勤苦非所卹矣

飲酒十首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比昆至夜已長偶得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詞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平聲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玆達人解胡買反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賦也邵平事已見阮籍詩解通曉也會謂一理渾合

之處逝往也　靖節退歸之後世變日甚故每每得酒飲必盡醉賦詩以自娱此昌黎韓氏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首篇言人之衰榮相仍與寒暑更相代謝一理而已惟達生之人能觧其會順時而進退逝將不疑若世之貪榮利者往往不悟而自致汙辱令我忽得與此杯酒日夕歡持者庶幾免夫蓋自慶之詞也且邵平不事二代甘分田野故託以自況其旨微矣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叶旗反善惡茍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頼固窮節百世誰當傳

賦也積善有報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與書伊訓之言畧同帶索謂裘敝而以繩索聯結也列子曰榮啓期行年九十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言積善之報聖經所云若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是空言無應而天道有不可曉者矣且榮啓期年至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前乎此者其飢寒艱苦從可知焉向

使不能固守其節豈得垂名於後世哉此不惟靖節

自明其志亦足以為窮士之勸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一作顧世間一作聞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

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賦也情謂心之所欲鼎鼎太舒緩貌語出檀弓　此

言大道久喪情欲日滋當世之人不肯適性保真而

徒戀惜世榮殊不知一生之內倏如電之過目今乃

舒緩怠惰不自速悟持此以往欲何所成而垂名乎

蓋不特以之諷人亦以自警焉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叶輸旬反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旬緣反此間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賦也君靖節自謂爾語詞偏僻靜也　此篇乃寫其

休閒自得之趣言心志超遠不為塵物所滯則目曠

耳清雖居人境自無喧雜矣故於東籬采菊之際悠

然見夫南山初不經意而景與意會况山氣日夕清佳而飛鳥亦相與還各遂其自然之性則我於此豈不陶然自樂也哉夫鳥倦飛則知還人不得志則卷而懷之此意甚真人莫之察然欲與之辯則又有非言說可得而盡者意味含蓄最宜潛玩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去聲我違集作遺誤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賦也裛以衣去露掇采也忘憂物謂酒也遠祛之使遠去也嘯傲舒嘯而寄傲得猶遂也　靖節嘗言世與我而相違今既得名酒又必采佳菊以汎觴者特以遠此違世之情耳且林鳥尚知時而歸息今我嘯傲於東軒之下豈不為得吾生哉蘇子瞻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集作挂誤）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興也殄滅也撫摩也亦相慰之意夢幻字見釋氏書

言見青松之在東園初為衆草所沒而人不覺其奇及卓立於凝霜凋落之餘然後貞操可見因思已之仕晉不免汩於衆人之中及見彼皆屈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為異耳故我每見此松則必為之興感或提壺往酌其下撫寒柯而盤桓或在遠望亦復舉酒而為對焉且謂吾生如夢幻耳何故

乃受人之羈縶耶此蓋追思既往之非以慶今日安節保身之樂也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叶祛其反)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叶胡威反)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叶公回反)襤褸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叶弦鷄反)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叶胡威反)

賦也倒顛倒也襤褸衣破弊貌同謂同乎流俗汨通

作淈撓亂也楚辭漁父曰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
揚其波紆屈詎豈也迷謂昧於理　此詩本為飲酒
而作然當時鄉曲之人適有相過候問勉其出仕者
故因與共飲且述彼意之勤懇在我之可否以成此
篇蓋其素志已定又安肯違已而徇人也哉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
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
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賦也東海隅楮曲阿以東而言蓋其地在宋為南東海郡風波以喻世道之艱險傾身猶言盡力也　此篇追言昔日為貧而仕當國步艱難之時遠經險阻而所須不過一飽而已要之恐非良計故不若息駕而歸隱殆亦知足知止之言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賦也班荆謂析荆布地而坐父老即所謂故人也行行觴也　靖節雖嗜酒家貧不能常得忽遇田父野老挈壺而至輙相與班坐林間飲酌盡醉且言既醉之後不自知其有我又安知外物之為貴是以悠悠然迷其出處任身所留其酒中之有深味也如此詳此則靖節真所謂託酒而逃焉者矣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房六反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賦也復反也真者無偽之名汲汲急貌魯中叟孔子也彌縫謂補滿其闕漏鳳鳥不至孔子自歎之詞蓋不得位以行其政教則聖王之瑞不見也洙泗魯二水名輟止微妙也輟微響猶劉歆所謂夫子沒而微言絶也狂秦指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諸老翁謂漢伏

生孔安國毛公諸儒昌黎韓氏言羣儒區區修補者亦此意也六籍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快稱意也頭上巾史言其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以已體人曰恕　此言上古之時淳朴無偽自世降而俗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子出汲汲為之彌縫雖不得位而禮樂暫為一新自洙泗輟響而典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補於煨燼之餘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者惟見終日奔走以趨勢利安有

以道思濟天下如孔子之問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不託於酒而決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恕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况能剛制於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擬古五首

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

其題云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别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一作中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比也君謂晉君心醉即前詩迷所留之意語出列子傾人命猶言傾倒肺肝也　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叅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

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言蘭與柳本皆易衰之物猶且榮茂如此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故我初與君别之時不自謂久違於外但一出門即為遠客且逢嘉友同心相親遂迷所留况至於今蘭枯柳衰所望者絶使我初心既負而意向已决然矣然多謝諸子莫不以我離隔既久而猶有所動念是何相知之不忠厚耶若能意氣傾倒深體吾憂國之誠出處之義則知離隔

之念復何有哉語意含蓄讀者詳之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季著一冠辛苦無比比常有好容顏叶倪千反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叶圭九反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别鶴下絃操七到反孤鸞顛留就吾住從今至歲寒

賦也三旬九食十年一冠猶莊子言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之意上弦下弦猶言初曲終曲

鷩乍聞之貌別鶴孤鸞並琴曲名操劉向别録云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此靖節安貧自樂之詩言東方一士其貧苦若此而常有好容顔者以其能自養而憂患不足以累心也故我往造其居見其所與偶者惟青松白雲而已且為我取琴而彈别鶴孤鸞者蓋以此心幽獨人莫之知似有鸞鶴久離思見其侶之意是以我亦願留就住以至於老此皆假設之詞以寓己意云爾非必真

有此士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閒月灼灼葉中華叶呼戈反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此也佳人猶楚詞稱美人蓋託意於君也美之言媚也達通曙旦也樂酒曰酣　此詩殆作於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遇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

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時宗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人二帝之讖而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於懐譬猶雲閒之月行將掩蔽葉中之華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為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為憫悼之意不其深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一作純是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賦也張掖晉凉州郡名即今甘州也幽州古燕國易水燕太子丹送荆軻處在今易州易縣　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北遊飢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耻食周粟荆軻為燕報仇之意也然此義在心令人既無相知古人又難再得則吾此行尚欲何求哉湯漢曰説苑謂鍾子期死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今靖節雖有伯牙之琴莊周之

言而無能聽之者因見二士之墳而有感焉此其所以罷遠遊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上聲

此也此亦靖節因晉亡而歎己之失望也其意謂為學既久德業甫成而禄在其中夫何世代遷草使我志意摧沮踪跡遠寄而失代耕之望耶然我生不幸

不得逢堯舜之世而遭此末運今日復何悔哉且不敢直述故借種桑江邊為喻其旨微矣

雜詩二首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去聲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比也蕩蕩廣遠貌和應答也擲抛也騁馳騖也不能

静者亦展轉反側之意　此蓋靖節初聞朝廷禪革之事而深懷憤恨之詞言白日淪没以喻恭帝之見廢月出而輝曠廣遠以比宋武稱受禪而有天下也且謂風冷氣變時改夕永者則其憀愴之情可知矣當此之際羣臣莫不奔趨而附麗之竟無可晤語者惟與孤影為偶揮杯相勸以自適耳然時不我與雖欲撥亂反正而志不獲申徒懷悲悽終曉不能安寢也靖節退休既久而忠憤感發形於言詠蓋有不容

自已者爾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通作禦冬足大布麄絺以應去聲陽止或改作正不如止字意切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去聲陶一觴

賦也代耕仕祿也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替廢也糟糠史記云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大亦麄也葛之細者曰絺麄者曰綌陽炎暑也宜便利也方猶計也

此蓋自悼其貧乏而且自遣也言禄仕既非所望惟業於田桑躬親靡替猶不免凍餒之道且所願易足不過粳粮一飽麄布以應寒暑而已於此尚不能得此其所以為可哀也夫人巧於希世盡皆獲宜而我拙於生事獨失所措此亦理之當然無可奈何惟以一觴陶寫性情而任其自然耳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

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一作反）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比也族類也故轍古人之跡也　此亦靖節更歷世
變安貧守節而歎人之莫我知也言衆人各得其所
而已獨窮困無賴恐沒世而無聞譬猶飛潛動植之
物各有所託而孤雲獨飄飄無依行將滅於空中不
復可見矣且所謂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衆鳥羣
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自況

其審時出處與衆異趣也我於此時固守不易甘分饑寒如此茍無知音者存亦自已矣夫復何悲此真所謂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歳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聲更平聲

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音征營惜哉劍術踈部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賦也燕丹燕王喜之太子繇秦之姓也荆卿名軻按史記燕丹初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而亡歸使荆軻挾匕首往報仇素驥太子及賓客送軻至易水上皆白衣冠故馬亦稱素也筑樂書云似箏十三

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宋意淮南子言其從高漸離擊筑而歌者商音羽奏謂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泣又歌風蕭蕭易水寒之詞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圖窮謂獻以燕督亢地圖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環柱走避軻刺之不中遂為其左右所殺怔營惶恐不安之貌疎謂不精也　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晦庵

朱子曰人皆謂淵明詩平淡不覺其豪放惟詠荆軻一篇始見本相非平淡人所能道斯言信矣

讀山海經

山海經凡十八篇劉歆校定多載海内外絶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及吳越春秋皆以為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後郭璞為註并圖讚

孟夏草木長上聲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一作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作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賦也疎通作疏扶疏枝華盛貌迴迂汎廣也周王傳穆天子傳也按文獻通考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塚所得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此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

寫幽居自得之趣爾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而為樂可知矣

桃源詩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按武陵即今湖北之常德府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寖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

無餘蕵蔌一作黍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暧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一作冠無新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踪隱五百一朝敞神界叶居吏反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叶魚計反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賦也天紀書脩征云俶擾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歴數是也黄綺見前飲酒篇寖盖湮沒也蔌大

豆也靡無也曖迷亂貌亙者彼此相聞也孺幼穉之稱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詣造于於也慧巧謀也五百自秦至晉之年數敞啓界境也嚣喧聲遊方士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吾契即桃源之人也　靖節因作桃花源記并係此詩其記謂晉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鷄犬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世各延至家為設酒食留數日辭歸詣太守說其事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詩之意葢謂塵外有此淳朴絶境神閟莫通今世道漸亂有似於秦思欲高舉相尋以就深隱云爾　蘇子瞻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故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蜀青城山有老人村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其人多壽至有五世孫者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也

挽歌詩

集作擬挽歌詞趙山泉曰此作於將逝之時梁昭明采此入選止題曰挽歌詩而編次本集者乃以為擬作誤矣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聲自蕭條幽室

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將一作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已還其家叶居何反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去聲託體同山阿

賦也九月中按靖節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正與此合

嶕嶢高起貌　祈寛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皆寓意騁詞成於暇日令攷此靖節詩文乃絶筆於祭挽二篇蓋並出於一時屬纊之際其於晝夜死生之道了然如此可謂達矣要之自孔子曳杖之歌曾子易

簀之言已後如靖節此詞亦不多見矣

風雅翼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風雅翼卷六

元 劉履 編

選詩補註六

宋詩一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以祖父並葬始寧縣遂移籍會稽晉孝武時襲封康樂公安帝元興初為琅邪王參軍累遷黄門侍郎時宋公位相國以為從事

中郎遷世子左衛率坐事免及宋受禪降公爵為侯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武帝崩出為永嘉太守在郡辭歸始寧文帝登阼徵為秘書監遷侍中未幾復稱疾歸好尋山陟險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帝惜其才授臨川内史復為有司所糾降死徙廣州尋以事詔就廣州棄市年四十九

述祖德詩二首

按靈運祖玄字幼度太傅安之兄子晉孝武

時為征西司馬詔求文武良將安以玄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尋加號冠軍領徐州牧及為前鋒都督建淮肥之功加七州都督封康樂公後以疾乞歸東山授會稽内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獻武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叶孚因反）段生蕃（通作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口倒反）晤（舊作晉誤）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叶孚因反）惠物辭

所賞勵志故絶人韻重苕苕歴千載遥遥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綴當作輟偏旁之誤道論攺服康世屯屯難去聲旣云康尊主隆斯民

賦也屬著也纓與嬰同垢塵滓所集氛則浮塵常飛而不見者叚生仲連並見左太冲詩展季名獲字禽魯大夫柳下惠也莊子戰國策並稱柳下季救魯人按左氏傳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受命於展禽往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昔周公太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君必不棄命廢職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弦高鄭之商人呂氏春秋云秦將興師伐鄭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師對曰寡君使某也於邊候晉之道迷惑陷入大國之地高誘曰晉國名也犒餉軍也苕苕高遠貌清塵猶言清風楚詞云聞赤松之清塵經綸治絲之事借以喻經理天下之功用也　靈運欲稱述祖德先言古者賢達之人

貴自我而不係於物故其高情屬天雖有濟物之功不受爵賞所以迥異於人歷千載而莫及惟我祖車騎既明且哲素抱經綸之才一聞徵詔即委輟朋好講論之務更著戎服以匡世難尊主而隆民為能繼嗣昔人之清塵也詳具下篇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鮮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蹶蹷同圮萬邦咸震懾質涉反横去聲流賴君子拯溺由道精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去聲

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岸藝枌梓道情舍塵物貞劉須溪云即作正字讀觀丘壑美

賦也崩騰崩壞而騰沸也永嘉晉懷帝年號太元晉孝武年號河外指洛陽西晉所都反正謂撥亂而反之正也江介江淮之間東晉所有之地蹙促狹也慴懼也橫流喻禍亂君子指車騎也道情謂拯溺之情由道心而發者龕通作戡勝也資猶藉也神理言一

理應變神妙不測也秦趙符堅所據之地燕魏慕容所據之地也文軌謂車書之所及賢相太傅也靈運山居賦自註云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揖謝去之貌七州謂都督所領徐兖青司兾幽并也五湖張勃吳録云太湖之别名國語云范蠡返至五湖而辭越疏通濬深藝種也枌白榆也壓物謂軒冕之屬　此篇言自劉聰石勒作亹於永嘉之末至符監侵迫於太元之始中原喪亂無時解息且河外既没於秦而江淮

之地人曰摧陷於時中外莫不震懼所賴吾祖大破秦兵於淝上得免横流之禍其後司豫兖青諸州漸次削平拯溺戡暴使近者悦遠者慕其功大矣夫何太傅在朝稍被讒間又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遂出鎮廣陵尋以疾薨時既若此則雖有宏遠之圖已可因事而止於是拂衣藩鎮歸隱東山遺棄世榮日以遊觀為樂可謂功成身退志同范蠡者矣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宋公武帝也晉義熙十四年始受命為宋公戲馬臺在彭城項羽所築孔令名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初建國以為尚書令固讓不受因謝事東歸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凄凄陽卉腓音肥皎皎寒潭絜潔同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霞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音洛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音缺

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塗念宿心愧將别彼
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賦也朔北地旅猶言來賓也腓病也詩云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葭蘆也鳴葭者胡笳也以蘆為首竹為管
似觱篥但無竅數耳晉先蠶儀注云凡車駕所止吹小
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戾至也朱宮指戲馬臺所有
宮觀也蘭巵取其芳香而言時哲指孔令光言寵宴
而有光輝也孚者信存於中之義易云有孚于飲酒

隆者興之使盛也所缺謂君臣燕饗之禮詩六月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在察宥寛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吹萬亦見莊子書司馬彪曰天氣吹煦萬物使各得其性也弭止也薄猶泊也闋樂終也浮行貌馬在旁為驂丘園隱者遊樂之所喟嘆聲劣弱也　宋公始建國彭城而孔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戲馬臺以餞之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靈運時為相國從事亦從而賦之其言君臣相孚燕飲和

樂而恩寵光輝有如此者蓋以公能寛宥天下吹煦
羣生使各得遂其所故孔令乃得謝事而歸休焉然
我於其將别而興感念者豈惟川塗分異而戀惜之
耶且初心縈想丘園之美顧以才氣薄劣不克自遂
是尤不免有愧而至於歎傷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京口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孫權初鎮丹徒謂
之京城故有是名北固山名按水經註在京

城西北三面臨水因號北固

玉璽想里反戒誠信黄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岩映蘭薄白日麗江皐原隰荑綠柳墟囿音又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己枉維縶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曽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謡

賦也璽印也古者印璽通名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唯

天子得稱璽又獨以玉也黄屋天子車蓋以黄繒為裏故以為名名教聖人之教命於萬世者也超迴出之意汾水游即莊子所言堯治天下往見四子於汾水之事鑾鈴在鑣者稅駕則鑾聲隨止故直云稅鑾也山頂曰椒組帷之飾帶吳都賦云張組帷構流蘇倒景山臨水而影倒也蘭薄猶言蘭林麗光明貌蒐稚枝初生也苑有垣為囿維縶場苗並借用詩白駒篇語以喻見用而食禄也林巢謂隱居也　武帝即

位之後靈運時為散騎常侍從游北固應詔而作是詩言居至尊之位者玉璽所以驗誠偽黄屋所以嚴等威此二事特為名教之用耳若乃治化之道自有神機妙理超出於事為之外者焉且聞昔者帝堯尚有汾水之游今吾皇揚鑣塵外亦豈常情所能測哉然其所以登高眺玩而見夫陽景輝暎卉物鮮榮者莫非聖心仁澤之美遠近孚布而萬象無不光昭也詳此則羣臣之受恩寵者各遂所志意有在矣故下

文謙言已獨愚拙自宜歸隱山林顧乃枉見縶維徒慚尸素以此縈想於懷已非一日今因覽物興感而奏此長歌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永初武帝年號是年五月帝崩少帝即位至明年歲首始改元故此猶云永初也郡謂永嘉即今溫州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

若誰為去聲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音徙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暮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絶賞心晤

賦也闌殘也金素謂秋也秋為旻天火旻言天至秋而星火西流也團通作漙露多貌頹慕亦指秋時而言似謂像其所識之人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踰年

見似人而喜曾存故韓詩外傳曾子謂久友交而中
絶為一費論語云故舊不遺先儒亦以為曾子之言
謝猶慙也李牧趙將也身大臂短初至趙使工人為
木杖以接手詳見戰國策郤克晉大夫躧跛也晉使
郤克徵會於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跛而登婦
人皆笑支離謂形體病不全正也莊子曰支離其形
者猶足全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方道也依方謂
學道即支離其德之意英達與下文賞心晤者並指

廬陵王也班猶舜典班瑞之班趙氏璧趙王和氏之璧以喻美官也魏王瓠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成而實五石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十二年為一紀歸路謂永嘉路次近始寧也　按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與靈運及顔延年情好欵密靈運性褊傲自謂才能宜叅權要常懷憤悒司空徐羨之等惡其與義真游因少帝即位出為永嘉太守此詩雖以之郡而作大槩為與廬陵分

異而寓其感恩懷舊之情焉言性循其職本期末夏
今乃遲遲其行值此秋景豈無所為者哉夫見似而
愛所以念其疇昔者滋深交久而敬所以存其故舊
者不絕古人之遠度如此令我既託好廬陵如何持
此懷土之心遽忍違離不免有慚於古人也雖然我
本支離醜狀之人又將支離其德以全天年者不謂
遭逢幸會親蒙英達顧遇亦猶李牧之於趙郤克之
於晉也然徒賜以好爵既乖所用以此見出理固宜

矣況從筮仕以來漸及二紀今始得便還鄉且將窮探山水由是而永絶賞心之晤蓋有不得已焉者耳史言徐羨之奏靈運構扇異同非毁執政出之今觀是詩畧無怨恨非毁之意譖者之言未必皆實也

隣里相送至方山

方山在今江寧縣東五十里

祗役出皇邑相期憇甌越觧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痾

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賦也祗敬奉也甌東甌越地即永嘉也纜繫船索析析風動葉聲生慮浮生之俗慮闕失也音塵猶言音信也寂蔑晦迹無聞之意　靈運自京都之永嘉而隣里有相送至方山者故作此詩為別言奉職遠行因懷舊而不忍發既含此情又遇時物之變則其感念於中豈得已耶然我為多病而謝去生慮由寡欲

而少所闕失者亦已久矣方將藉此永為幽棲之計

豈惟與爾年歲相别而已哉但當各勉日新其德庶

使得聞音塵而有以慰吾寂寞之懷也

過始寧墅

始寧縣名屬會稽郡按後漢郡國志註分上

虞南鄉置焉會稽志云漢順帝時分置及隋

平陳廢入會稽縣今考其地在會稽上虞嵊

三縣之界野有田廬曰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吐雷反)遷違志似如昨一紀及茲年緇磷(音吝)謝清曠疲苶(居結反)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毗連反)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叶輸旃反)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層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檟毋令孤願言

賦也物外物也推遷謂循心變移也磷薄曠明也苶疲貌莊子曰苶然疲役便宜也剖竹漢制與郡守符

信以竹為之長六寸各分其半以相合登頓登而復頓也洄逆流而上沿順流而下也小洲曰渚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篠小竹漣小波也觀樓觀巔山頂也櫝材木可為櫬　按會稽志東山西一里始寧園乃靈運別墅一曰西莊蓋其祖父故宅在焉宋史所謂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者也此詩因之永嘉得過此而作言自少時即懷耿介不謂因物有遷違志頗久蓋非清曠貞堅之質而執操不固可為慙謝

也所賴拙與疾相併以此出守海隅因此遂吾幽尋故山之便於是登陟深峻窮覽景物脩營舊業增築新基而後赴郡且與鄉里相別告之歸期使樹枌檟於兹當不負此願言也

富春渚

富春本漢縣名屬吳郡北臨浙江即今富陽縣也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

流觸驚急臨圻阻參^(丑林反)錯亮乏伯昬分^(扶運反)險過呂
梁壑存至宜便^(平聲)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音致)
困微弱久露干禄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
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賦也漁浦浙江浦名在今蕭山縣去富春三十里城
外曰郭定山赤亭皆傍山江名觸犯也圻與碕同曲
岸頭也參錯岸名巖險之狀伯昬莊子稱伯昬無人
與列禦寇射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而禦寇不

能從者是也分猶量也石絶水為梁呂梁在今徐州境内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壑水深險處洊仍也習重習也易云水洊至習坎此言凡事遇險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兼山艮卦之象艮止也貴止託者謂時止則止也恊意合也躓頓果遂也諾心許之詞零落猶言脱落也蠖尺蠖蟲名行則屈後以伸前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靈運自始寧墅將赴永嘉由淅江沂

流而上每遇山水佳處輒留詠紀之此篇言夜渡漁浦旦及富春其間名山或為雲霧隔遠或以舟行疾速皆不及盤桓登覽又況湍驚岸絶莫可臨陟而我信無伯昬之量故視此險以為過於吕梁也然不涉險難則無以知習坎之義不覯兼山則無以識艮止之時顧我平生雖恊幽隱之期而乃困頓微弱不自勇決不免久請干禄屢更坎險今幸因此出守始遂遠遊而知所止託使宿心漸得舒寫壓累既去則懷

抱自然昭曠而屈伸顯晦無足道矣

晩出西射堂

西射堂在永嘉郡城西南十里

步出西城門遥望城西岑連鄣疊巘崿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慼不淺感來念已深羇雌戀舊侣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賦也嶂山横列如屏障者巘山峯崿崖也曛日入餘

光也山氣曰嵐華白貌衿通作襟排者推移之謂莊子曰安排而去化謂安於推移與化俱去也幽獨謂窮獨也嵇康琴賦序云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　靈運被譖出守常不得意因步出射堂而作此詩言眺望城西見物候之變而知節往則憂思已不淺矣況感鳥之含情者尚勞愛戀則我如何離去賞心之人能不深念乎哉且於撫鏡攬帶之頃又知其漸至老瘦如此雖欲遺情委化而不可得然必善處

而使之無悶惟賴鳴琴以自遣耳

登池小樓

潛蚪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音博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興也虯龍無角者幽姿潛隱之姿也飛鴻李善呂延濟皆以為高飛遠害獨曾原取鴻漸奮飛之義謂與進德一句相應當從其說水流者曰川不流曰淵怍慙也進德謂進施其德於位也以身從物曰徇反即前篇傍歸路之意褰猶掀也嶇嶔指山而言初景新春之景革更易也緒風餘風也楚詞云欸音哀秋冬之緒風祁祁舒徐貌豳歌豳七月詩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楚吟楚詞招隱云王

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皆感時懷人之詞也處

置徵驗也　靈運自七月赴郡至明年春已踰半載

因病起登樓而作此詩言虯以深潛而自媚鴻能奮

飛而揚音二者出處雖殊亦各得其所矣今我進希

薄霄則拙於施德無能為用故有愧於飛鴻退效棲

川則不任力耕無以自養故有慙於潛虯也夫進退

既已若此未免徇禄海邦至於卧病昏昧不覺節候

之易今乃蹔得臨眺因覩春物更新則知離索既久

而感傷懷人之情自不能已蓋是時廬陵王未廢故念及之且謂窮達離合非人力所致唯執持貞操樂天無悶豈獨古人為然當自驗之於今可也

遊赤石進帆海

赤石永嘉地名靈山遊名山志云永寧安固二縣間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按輿地廣記永寧即今溫州之永嘉縣安固作安國即瑞安縣也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叶莫列反周覽倦瀛壖而宜反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音厓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叶許月反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賦也陰霞已見張景陽詩瀛壖縁海餘地陵侵入也窮髮不毛之地莊子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川后波神洛神賦云川后靜波天吳水伯八首八

足八尾見山海經石華海月並水物臨海志云石華附石生肉可啖海月大如鏡白色又見郭璞江賦席即帆也端倪猶言涯際也仲連輕齊組史記云田單攻聊城不下連乃為書約之矢射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遂屠聊城齊王欲爵之連逃隱於海上子牟魏公子名牟嘗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言未能忘富貴也矜自飭也適己謂自得於己忽輕也忘也任公太公任也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

徃労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予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夭伐即先伐之謂
史言靈運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山水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爲詩詠此游海一篇亦其證也
其言首夏於舟中淹𣺌連日周覽瀛壖亦已倦矣況乃深入無涯之溟漲乎是時風波恬靜玩物𠂻猶不
覺超越之遠因思魯連魏牟之在海上者一則戀闕矜名而於道爲不足一則任真自適而於物無所係

二者之趨已判然可識更請益以太公任之言則終能謝去天伐而全吾生矣其後靈運在臨川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乃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竟以此自致天伐徒為空言而不能踐惜哉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去聲棲巖卑位代躬耕顧

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無庸方舊本並作妨誤周任有疾像長
御畢娶類尚子涛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一作假裝返
棐荊牽緣及元興觧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
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
勝臞者肥鑒止舊作止鑒流歸停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情
一作聲非
賦也彭薛漢彭宣薛廣德也宣哀帝時為大司空廣

德元帝時為御史大夫許乞骸骨歸鄉里班固曰廣德保懸車之榮宣見險而止近於知恥裁通作纔僅也貢公名禹宣帝時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且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職及元帝即位復為諫大夫既而上書乞骸骨帝留之復為御史大夫優勝也貪競如楚詞所謂競進而貪婪者達生謂以無心處世感而後應不累於物者也莊子有達生篇伊蔡語詞尚高尚也方比也周任古之良史嘗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言無庸即不能之謂長卿司
馬相如也有消渴疾免官居茂陵尚子嵇康高士傳
云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畢勑斷家事肆意遊五嶽
名山尚後漢書作向薄遊薄為宦遊也邴生名丹字
曼容亦西漢人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柴荊
謂柴門牽絲猶言紆組綰綬元興晉安帝年號是時
初為琅邪王參軍龜印鈕也解龜謂解印去官景平
宋少帝年號將送遄速也林外曰坰搴取也戰勝韓

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中故臞今見先王之義勝故肥臞瘠也鑒止莊子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停通作渟水止處也擊壌之制已見曹子建詩王充論衡云堯時有老人擊壌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壌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按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此詩當是在塗中作言彭薛貢公雖各辭榮而不能無意

故未足爲達生子既無心功名素懷栖遯顧乃猶爲形跡所累未遂其心焉因思周任言不能則止相如得謝病家居尚子畢娶而遊邴生薄遊輙免凡茲古人之意我皆似之故今亦决其歸計而促裝也且又追念初仕以來負心既久今乃始廢將迎之勞得遵歸路於是登涉俯仰怡情景物此心悠然莫非天趣是知閒逸足勝仕宦譬諸鑒水當不於其流而於其止也此即羲皇陶唐雍熙之化而當時擊壤者則已

先得我之歡情矣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田南按水經註靈運祖車騎有田居在太康湖疑即此處所謂始寧墅也樹種植也援張銑曰衛也植木當墉以為衛也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園屏上聲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叶姑紅反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去聲列墉羣木既羅户衆山亦對

窗[叶音悤]靡迤[移爾反]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一作能]同[韻重]

賦也屏除也激猶引也靡迤猶邐迤連接也迢遞高遠貌瞰視也蔣生逕三輔決錄云蔣詡隱居杜陵竹下開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二人從之遊妙善謂樂道自得之趣郭象莊子註有妙善同之語　靈運始歸居石壁既又卜室田南後因役工而作此詩且言

中園清曠有江山林泉之勝樹藝趨田日以為樂然吾所以寡欲正不期於勞役即此田園之事亦少工用唯效昔人開徑以來朋好焉耳蓋賞心之人自不可忘故欲與之同此妙善也史言靈運既移籍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意為娛又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璿之共為山澤之徒此其賞心之不可忘者歟

州

酬從弟惠連本五章今取一章

分離別西川迴景同影歸東山叶輒奔反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去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賦也西川指浦陽江惠連詩云昨發浦陽汭延者思而不絶之意枉謂見寄也　按宋史惠連父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焉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所知靈運一見嘉賞遂與為刎頸交其後惠連赴京師至西陵遇風有獻康樂一篇故有是答此章既叙初別悲

戀及別後傾想之懷及述來詩所言辛勤風波之事

而其情思優游詠歎無窮焉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按孫枝東山考石壁精舍即所謂讀書齋蓋

太傅之故宅今為國慶院湖謂太康湖也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淡忘歸出

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

迭映蔚蒲稗旁卦反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

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賦也谷遊名山志所謂第一谷也陽夕陽也歛聚也
霏即雲霞之餘氣芰蔆也迭遞也蔚葉光鮮貌稗草
之似穀者偃息愜適也攝生猶言養生推尋究也
靈運既卜居田南時復泛舟湖上往遊舊居此詩因
暮還而作首言石壁山水之勝能使我澹然而忘歸
次叙舟中所歷景物之佳以至趨還田南偃息東扉
之樂此皆胸中自得真趣有非他人所能與者故又

明言慮淡則外物自輕意愜則物理亦順凡養生之人能以此道推之則所樂亦不假外求而自得矣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東山考云江曲有樓在院山下太康湖濱按遊名山志即所居園南門樓也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去聲來客與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慼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瑶華

音花未堪折蘭茝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陌麥昔錫四韻古並通用

賦也杳杳遠而將暗之貌迫者路暗則行步窘迫也適至睽乖攜離也晦明言自昏至旦孟夏晦明及篇首日頹路迫等語並本楚詞瑶華李周翰曰麻花也色白而香服食可致長壽楚詞云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麻即今胡麻也秋始花問遺也良覿猶言嘉會　靈運既閒居無所與適惟冀親好往來相

為娱賞今所期未至登樓思望感物悽戚以至搔首而訪問行人則其懷念之情切矣然未知其所遲為何人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髙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

石門在今嵊縣界嵊山之陽嵊山亦曰南山

嵊俗呼音㥜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

凝瑶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一作用非得以慰營魂匪為去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賦也捫攀持也嫋嫋長弱之貌美人疑指惠連而言是時遊京都過期不還故思念之酹酒之已盡者洞庭湖名攀翻屈其枝也楚詞招隱云攀援桂枝聊淹

留晚遲也暾日始出貌傾歆寫也乘日車語出莊子
書郭象註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慰安也人之陽
靈為魂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蓋亦不安之意 按
山居賦有南北兩居自註云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
蓋靈運幽隠之志猶以田南石壁為未深故又卜此
新營也其言石門躋扳險阻人迹已不至此況見時
物屢變而所親之人遠遊不歸使我徒深懐念誰與
忘憂也且又巖林深峭景候悽然誠若不堪處者感

此則不免思慮往復于懷然達生之理一至則情慮已釋然矣今我庶幾常持此道如乘日之車任其自然得以安吾心魂之勞而遂其生也然非明識之士殆不足與論此也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絶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叶堅奚反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古活反夕流駛疏吏反噭噭

夜猨啼沉冥豈别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
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叶步奚反惜無同懷客共登
青雲梯
賦也踈開鑿也抗高舉之貌西京賦云踈龍頭以抗
殿止宿之舍曰館術路也活活流水聲駛疾也沉冥
潛隱而不顯也九秋謂秋之九旬三春謂春之三月
也居常待終劉向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
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處順亦同此意莊子曰安

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雲梯劉良曰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蓋亦借用墨子稱公輸般為雲梯之語靈運於南北兩居往來栖息此詩因還北居既久復尋石門而作大意與前篇略同其所叙景物亦不過幽深險阻悲響悽愴之意且謂人生各遂所趨而我獨沉冥若此者是豈别有一理哉但當守道不變則窮達顯晦渾然一致自無離間夫艸木秋落而春榮亦皆順時變化莫非一氣之流行故常目玩而心

契焉今我亦惟居常待終處順安排如斯而已耳惜
無同懷之人共此登陟之樂也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南山嶀山也北山石壁精舍所在亦曰阬山
即今人所稱東山者是也湖巫湖也在南山
之北山居賦云近北則二巫結湖自註云大
小巫湖中隔一山
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峯舍舟眺迴迴一作迥誤渚停策倚茂

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徂宗反　李善作叢）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音蟹）作竟何感升長（上聲）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賦也景日也窈窕曲折通幽之貌玲瓏謂盤屈之中一一可見也杪末也壑坑谷也淙奔流之聲解升皆卦名解上震下坎為雷雨解散之象易云天地解而

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升上坤下巽為地中生木之象丰容悦茂也篂竹名籊竹皮茸蒲華也天鷄鳥名羽有五色憮者靜察之意化謂造化乃天地所以生物者彌益也去人李善以為古人是也此篇特寫其遊玩山水自得之趣謂終日之間涉歷瞻眺景各不同且因春陽感發萬物生育動植各得其宜而我靜觀天地造化之妙中心已無厭斁況乃歷覽生物如此又知一物之中各具造化之理則眷賞之情自

不一而足也然能深知此中之樂者其惟古人乎今
我不惜其逝去已遠但恨今人莫可與同是以獨遊
興嘆非私情也正恐玩賞之事若廢則此理寖微誰
復能達其妙者是其可惜也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斤竹澗見遊名山志今會稽縣東南有斤竹
嶺去浦陽江十里許即其地也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犬閑

反 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 胡庭反 峴 刑典反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徑復乘流玩迴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叶五遣反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賦也泫露垂貌隈隩崖曲也連山中絶為陘嶺小髙為峴閣木為路曰棧徑通作經過也乘趁也菰蔣也俗謂之茭冒覆也葉卷謂初生未舒者山阿人楚詞

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本指山鬼是時廬陵王已死故託言之握蘭袁道彥賦云握春蘭兮遺芳折麻已見前瑤華註内事昧盖謂廬陵王為徐羡之等譖廢尋復見殺及己亦因此而出也得所遺郭象莊子註云既遺是非又遺其所遺然後無所不遺而是非去也蓋用此意　此篇因登覽山水有懷而作其言山谷幽深曉景清麗於是乘此出遊延歷漸遠不憚陵涉迴復之勞而玩物適情悠然自得

然而所思永隔神期若存偶因瞻眺山阿而其人髣髴在目雖欲折芳贈遺以通慇懃而此心莫展徒成欝結耳夫情以賞適為美況往事暗昧竟無為之辨明者何乃自貽憂念而不為樂哉且當觀此佳勝遺去物慮釋然一悟斯得排遣之道矣

盧陵王墓下作

盧陵王宋武帝第二子也素與司空徐羨之有隙景平二年羨之等謀廢立以次應在盧

陵因其與少帝不協先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尋遣吏殺之時年十八墓在鎮江府丹徒縣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懣悶蒲二音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行戶郎反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

促良可哀天柱特兼常一隨徃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瀝長歎不成章

賦也雲陽古縣名秦改為曲阿令鎮江府丹陽縣也朱方即丹徒也連岡指廬陵墓所切割也道消謂少帝失徳執政擅權之時易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懲傾寃也運開謂文帝踐阼誅徐羨之等追崇義真為侍中復其王爵也悲凉春秋說題辭云天子崩海内悲凉宋均曰凉愁也神期謂契好深者心神常交通

也延州吳季札也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左氏傳
稱延州來季子楚老彭城之父老漢書龔勝居彭城
王莽遣使徵之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哭曰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也蘭芳即薰香之
謂鮮劍已見曹子建詩若人指盧陵也通謂明於好
賢蔽謂昧於待小人慟哀過也定非識所將呂延濟
曰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兼倍也空名謂
所追崇之爵位泣淚也　靈運自永初三年以盧陵

之故被出至元嘉三年始徵為秘書監此詩因赴召

舟次廬陵墓下痛悼而作其言道有屈伸而人情易

感念神期之若存悲冢木之已拱雖如延陵解劍以

酬心許楚老撫墳以惜蘭芳竟何及焉且吾素疑斯

人於處衆之道或未盡善以令情理所感自可深慟

若定其是非則已識其所以將亡之端矣夫以命之

脆促事之夭枉若此其甚則形既隨化而滅其於追

崇虛名亦何用哉是以舉聲垂泣而言之不能成文

也靈運既至闕因上問自南行來何所制作特舉此篇為對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　四章

臨海晉宋時郡名即今台州也山銳而高曰嶠疆中地名見遊名山志今嵊山下有曰疆口者疑即此所也羊何見前田南篇註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

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音豆未悁烏玄反汀曲舟已隱

賦也下三章同判分也脰頸也悁通作痌骨酸也李善引陸彥聲詩云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痌　史言靈運由侍中自觧東歸嘗著木屐登山陟嶺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此詩蓋初發南山時作以寄惠連而於首章追述其將有遠行臨別顧戀之情也

隱汀絶望舟騖棹逾一作逐騖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樓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騖馳抑遏并兼也　承上章言欲抑平生相與之歡而獨為遠遊然於將夕棲薄之處不惟情慮復聚且以向嘗共爾淹留於此而今不能不思念之也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猨響南巒慼慼新别心悽悽久念攢山小而銳曰巒久猶舊也攢聚也　言因思昔時淹

留之歡而復增今日離别之歎則此情已分慮矣況值杪秋泉鳴猨響而又恊其悲端是則新别舊念一時悽戚攢聚於心而不已也

攢念攻别心旦發清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莫補反岑高髙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絶子徽音

剡古縣名屬會稽郡即今嵊縣也天姥剡中山名在今新昌縣尋復踐也徽音猶德音也　此言將由剡中以至臨海而諸山髙絶還期莫尋儻遇神仙接引

而去則將永絶子之徽音矣夫靈運抱山水之癖肆

意遊遨無它係吝然於别從弟則含悽顧望綢繆懷

戀如此亦可見其友愛之篤也

初發石首城

石首城即石頭城爲金陵之形勝者也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

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兹岀宿

薄京畿晨裝摶曾飇重去聲經平生别再與朋知辭故山

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浮舊作游誤湘歴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賦也珪詩作圭斯言指譖者之言中孚卦名爻指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之詞貝錦小雅巷伯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貝乃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以比譖言之文飾也察亦微細之意日月喻文帝之明茲指內史之職而言搏如搏扶搖之搏飄擧貌習颸高風也劉

良曰張帆摶風而行羅浮廬霍皆山名羅浮在廣州南海縣廬山在南康江州之間霍山非一處此指廣東循州之龍川縣者三山按祝穆方輿勝覽即羅浮也羅浮本有三山其一在海中名浮山而羅浮乃其總名也九疑亦山名在湘水之南今道州寧遠縣界史記云舜葬於湘南之九疑聖謂舜也賢謂屈原以其沉於湘水也明發心蓋用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之意歲寒喻因厄之時　宋書謂靈運因孟顗表其

有異志遂馳往京都上表自陳文帝乃不之罪而以為臨川内史此詩蓋將赴臨川初發石頭而作言玉之有玷尚可磨去而譛言之汚人不可遽釋故我雖抱誠信自謂无咎猶且勞此讒人飾成罪害然寸心若不明白可信則徽命易絶所幸天子明照遂成貸宥而又兼此職命也於是出宿近地懐舊叙别且知遠離故山渺無還期則其情念為何如耶惟當從此遊覽山川名勝尋訪聖賢遺跡以自適耳所謂欽聖

旦暮者以見敬慕之切而期見之速也懷賢懷其者以傷遭讒遠放而與之近似也是則此心皎皎不忘豈以困尼自欺而變之哉

道路憶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音但）得性非外求自已（李善作已非是）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懷古叶故臣新歎含愁忘春暖悽悽明月吹去聲惻惻廣早反陵散蘇早反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賦也采菱楚歌名見楚詞註江南歌古樂府有江南可采蓮即此曲也楚人謂屈宋之流越客靈運自謂也款扣也謂扣擊其心也存存念也爾指楚人誕放也後漢書云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纂通作纘繼也竿竹梃也臣不可也吹謂笛也古樂府横吹笛有關山月故謂之明月吹廣陵散琴曲名以不平告人曰

訴危撐拄貌枉所以促絃者促急也　此亦因徃臨川於道路憶始寧山中而作託言聞楚人歌調而起懐鄉悲憤者盖以今昔雖殊而情念不異也且又追想舊日之縱誕乃得於稟性所好而非纂繼它人而然所以於秋之夕夏之晝惟恐其不永而濯湍流息茂陰自不一而足今乃何為舍此而係於官守徒懐舊遊而莫為新歡含悲思而忘春陽之芳景哉所頼明月廣陵二曲音節悽惻可以寫吾湮欝之懐故既

託於急絃以自訴而又使人促管相間以激其哀聲也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華子岡在今建昌南城縣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用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因以為名麻源在麻姑壇西北見顔真卿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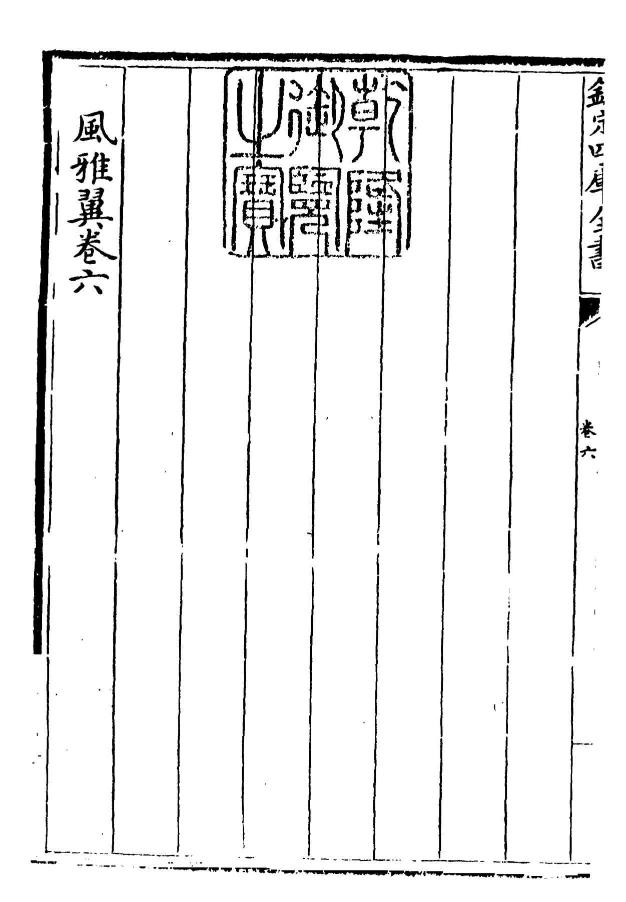
南州實炎德桂樹淩寒山（叶輸娟反）銅陵映碧澗石磴寫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烟羽人絶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一作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去聲古今然

賦也南州據臨川而言吳置臨川郡今其地即撫州之臨川縣也楚詞云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凌猶傲也銅陵銅山也在臨川縣磴登陟之道一云巖也紅泉謂自丹砂中流出者山居賦云訊丹砂於紅泉枉迂也肥遯猶言遠遯語見周易羽人飛仙也

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仙靈所居楚詞云仍羽人於丹丘空筌言遺跡也蓋取得魚忘筌之意牒版並記載譜籍也獨往淮南子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潺湲水流貌充猶備也　靈運既至臨川復得遨遊名山因入子華岡而作是詩言此南州地暖桂樹冬榮而山水輝映尤為名勝故自昔賢者多栖隱於此今我來遊遂得追踐靈跡然仙人羽化流久版籍磨滅誰復傳聞以此思之不必辨論於百代之後

亦安用知千載已前之事乎且當中我獨往之意玩景適情但自常充一時之用豈為欲圖久遠傳述而然也斯亦可謂達者之言歟　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假雕繢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有它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而不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風雅翼卷六